



1950年春，在我即将从成都市中华女中毕业前夕，传来了成都艺术专科学校（今四川音乐学院）计划招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生的消息。对自幼就热爱唱歌的我来说，能够接受系统的声乐教育，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。

同学张峥健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鼓励我报考，还骑着自行车驮我到成都艺专提前熟悉环境。这是我第一次步入传说中的“象牙塔”。校园中，四处飘荡着琴声和歌声，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到这里学习唱歌。

备考时，我精心准备了《红豆词》和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两首歌曲，由于早年已经掌握了一些乐理知识和演唱技巧，我得到主考老师的赏识，顺利通过三试，考入声乐科（后调整为声乐系）。

我在班里属于拔尖的学生，在校期间频繁获得演出机会，毕业典礼上还表演了唯一的独唱曲目。然而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刚进校时，我也经历过挫折。

从业余爱好到专业培训，我们班的每位学生都在努力调整适应。专业课老师在向我们传授发声技巧、呼吸运用等基础声乐知识的同时，也在实践教学中及时发现每个人的不足，用心雕琢每一块璞玉。我的恩师杜枝老师就指出，我唱歌时鼻音太重。她教我一套正确的发声方法，希望我能在演唱时准确地吐字发声。

我是山西人，从小说惯了北方方言，发音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。于是，光一个“a”音，我就足足唱了半个学期，只为了找准发音位置。平日里，我挖空心思琢磨如何达到老师的要求。

一次，我骑自行车回家途中，满脑子在想唱歌的状态，差点跟一辆机动车迎面



杜丽华在1954年四川音乐学院毕业联欢晚会上表演京剧《玉堂春》

叩响音乐圣殿大门

杜丽华

撞上，吓出一身冷汗。

在那个年代，声乐系常有“洋土噪”孰优孰劣的争论。“洋噪”指的是西方美声唱法，“土噪”则是传统民族唱法。因为个人经历缘故，我自幼接触东西方音乐，在我看来，无论哪一种演唱形式，都必须建立在娴熟的声乐技巧和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上。更重要的是，要让观众听得懂，形成共鸣。

我在声乐学习中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。对演绎的每一首作品，我先熟悉、吃透，再根据自己对作品的剖析和理解，进行改良创新，努力形成独一无二的演唱风格。这一点，获得了老师的肯定。

但我并不自满。在校期间，我广泛收集聆听诸多知名歌唱家的唱片，博采众长。正是聆听了云南民歌歌唱家黄虹的《赶马调》《绣荷包》等民歌，我对云南这片神奇的红土地心生向往，最终扎根于此。🏠

（作者简介：杜丽华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。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，电影《阿诗玛》歌曲主要演唱者。）

